



Piao Liang Peng You
漂亮朋友 上

〔法国〕莫泊桑◎著
徐 潜◎主编
黄秀坤◎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Piao

ng You

漂亮朋友^上

〔法国〕莫泊桑◎著

徐 潜◎主编

黄秀坤◎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黄秀坤译写.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2 (2008.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087-6

I. 漂... II. ①莫... ②黄...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缩写本

IV. 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404 号

漂亮朋友·上卷 (上下卷)

原 著 【法】莫泊桑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黄秀坤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25

印 数 5 001—10 000

书 号 ISBN 978-7-80626-087-6

定 价 51.00 元 (全二册)

导 读

《漂亮朋友》又译《俊友》，被誉为 19 世纪末法国社会的一幅历史画卷。它描写了 19 世纪 80 年代巴黎一个小职员杜洛瓦发迹的经过。他外貌漂亮、善于取悦女人，同时也贪婪无耻、阴险残忍。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由于偶然的机会，进了一家报馆工作。他依仗自己的外貌来赢得人们的欢心，特别是使用了各种卑鄙龌龊的手段，逐步向上爬，最后竟成为百万富翁的女婿，巴黎新闻界的红人。最后，他还想进入众议院，实现他更大的野心。作者生动地塑造了这个人物的同时，也刻画了一群围绕着杜洛瓦活动的表面正经其实男盗女娼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漂亮朋友》暴露了当时新闻界的黑幕，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第三共和国建立不久后的法国社会现实，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腐朽面目做了无情的揭露。

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他一生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及6部长篇小说。由于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表示赞赏。但它的尖锐揭露也引来了被刺痛者的攻击。当然，作为中产阶级作家，他无法在小说中真实地写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关系，也无法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叙述书中提到的那些政治事件，这是其不足之处。尽管如此，这仍然不过是白璧微瑕。莫泊桑能通过一个冒险家发迹的经历，深刻地揭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的复杂现象，因而《漂亮朋友》堪称一部揭露深刻、讽刺犀利的社会小说，它完全可以列入优秀的外国古典小说之中。

目 录

一、绝处逢生	1
二、混入报界	30
三、初试风流	54
四、报社主力	88

一、绝处逢生

乔治·杜洛瓦递给女出纳一枚 100 苏（苏，法国辅币名，1 个苏值 5 个生丁，也就是二十分之一法郎，因此 100 苏也就是 5 法郎）的硬币，接过对方找回的零钱，大步向餐馆的门口走去。

他相貌英俊，身材修长，当过两年士官生，有一种军人气质。他以军人的熟练动作捋了捋嘴角的两撇胡子，向那些仍在餐桌用餐的客人迅速地扫了一眼。这像渔网一样撒向四周的目光，正是他所擅长的。

女客们果然抬起头来，向他这边注视着。其中有 3 个青年女工：两个随同丈夫前来就餐，一位是已进入不惑之年的音乐教师。女教师常衣着不整，帽子上总也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她们都是这家普通餐馆的常客。

杜洛瓦在餐馆门外停下了脚步，心中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今天是 6 月 28 日，他身上只剩下 3 法郎 40 苏了。剩下的两天，要么只吃晚饭不吃午饭，要么只吃午饭不吃晚饭。而一餐午饭是 22 个苏，一餐晚饭却要 30

苏。如果只吃午饭，将可省出 1 法郎 20 生丁，这样，他不仅可以在每天的晚餐时买个夹有香肠的面包来充饥，而且可在大街上喝杯啤酒。喝啤酒是他晚间的一大开销，也是他最难以割舍的一种嗜好。他一边想着一边沿着洛莱特圣母院街走了下去。

街上行人熙攘，他挺起胸膛，横冲直撞地往前走着。他把头上那顶已经很旧的高筒礼帽往脑袋一边压了压，脚后跟在石板地上咚咚地响着。那神气如同一个帅气十足的大兵，在他忽然告别军旅生涯而回到市井之后，对周围的一切——行人、房屋以至整个城市——都感到格格不入。

虽然那身衣装仅值 60 法郎，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令人刮目的帅气。这种“帅气”，未免有点落俗，但却没有半点虚假。他身材修长，体形匀称，自然卷曲的金黄色头发在头顶中央一分为二。上唇两撇胡子微微上翘，一对蓝眼睛分外明亮，但瞳子却很小。这副模样和通俗小说中的“坏人”毫无差别。

巴黎的夏夜，闷热异常，整个城市像是一间热气蒸腾的浴池。花岗岩砌成的阴沟口、地下室的伙房不时散发出阵阵腐臭，令人窒息。

街道两边的门洞里，早已脱去外套的守门人叼着烟斗，正坐在椅子上纳凉。街上行人已摘下帽子，~~刻~~拿在手

里，无精打采的。

走到圣母院街尽头的林荫大道后，乔治·杜洛瓦又停了下来，不知该往哪里去。他很想取道香榭丽舍大街，到布洛涅林苑的树下去凉快凉快，可是心中又激荡着另一种欲望：希望能意外遇上一个可心的女人。

这艳遇何时出现？他不得而知。3个月来，他无时无刻不在默默期待着。虽然他也曾凭借其漂亮的外表，博得了不止一个女人的青睐，但他总希望能找个称心如意的。

因此，他虽然囊空如洗，但心头却欲火中烧。每当他碰到徜徉在街头的姑娘向他发出种种诱惑，便难以自持。但由于身无分文最终还是忍下来，何况他所期盼的是另一种别具情味的亲吻。

不过他喜欢光顾妓女出没的场所，舞场、咖啡馆甚至街头。他喜欢在她们身边消磨时光，同她们拉上几句，闻一闻她们身上那令人神魂颠倒的香味，纠缠终日。因为她们毕竟是女人，能够让人消魂的女人。

他转了个弯，向玛德莱纳教堂走了过去。各大咖啡馆全部爆满，在强烈耀眼的霓虹灯下，各咖啡馆门前的人行道上也摆满了一排排桌椅，坐满消暑的客人。他们的玻璃杯里盛着各色的饮料，之中还浮着透明的大圆柱体冰块。

杜洛瓦不觉放慢了脚步，因为喉咙里涌出一种干渴之感。

夏日之夜出现的这种干渴，现已弄得他五脏都灼烧起来，心想现在如果能有杯清凉的饮料，该是多么惬意。可是今晚哪怕他只喝上两杯啤酒，明晚再简单不过的面包夹香肠也就吃不上了。每逢月底便如此捉襟见肘，他真是受够了。

他心中嘀咕道：“他妈的，这口渴竟这么难熬！不过我无论如何也得等到10点钟才到那家‘美洲人咖啡馆’去喝一杯。”于是，他看了看那些坐在路边小桌旁畅饮的客人，迈着轻快的步伐，若无其事地从一家家咖啡馆门前走过，心里却盘算着：他们衣兜里一定装着金币和银币，而且每人至少有两个路易（1个路易相当于20法郎）。而一家咖啡馆至少有上百号客人，加起来就是4000法郎！“这些混蛋！”他低声骂着，依旧神情不羁地向前走着。要是这时他在哪条街的昏暗角落遇上其中一个，他定会像他在部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时对待农民的鸡鸭那样毫不手软地扭断他的脖子。

于是，他又想起了在非洲的两年军旅生涯，想起了他驻守南部哨卡时肆无忌惮地掠夺阿拉伯人的情景，嘴角又浮起了一丝凶狠而又快乐的微笑。

可是巴黎却不同。他不禁遗憾起自己对为所欲为的

军旅生涯的放弃。然而他之所以回来，还不是为了能够有个理想的前程？可是现在呢……他此刻的处境真是一言难尽哪！

他吧嗒了一下儿嘴，好像是看看自己是否真的那么渴。

四周行人步履缓慢，他在心里又骂了一句：“这些畜生，别看他们蠢得要命，衣袋里肯定装着钱！”接着便哼着欢快的小调，又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起来。

走过滑稽歌舞剧场，他在“美洲人咖啡馆”门前停了下来，不知道是否现在就应把自己已经决定开销的那杯啤酒喝掉，因为他实在太渴了。可他看见街头的大钟刚刚指向9点1刻。他知道，此时只要有满满一杯啤酒放在他面前，他定会一饮而尽。但下面的时间还很长，再渴怎么办？

他还是快快地走开了，心中想道：“我不如先走到玛德莱纳教堂再说，然后再慢慢走回来。”

在歌剧院广场的拐角处，迎面走来一个胖胖的年轻人，他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却一时想不起来。跟在那人后面，搜尽枯肠之后才忽地想起他就是当年在骑兵团服役的弗雷斯蒂埃，于是跨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头，喊了一声：

“喂，弗雷斯蒂埃！”

对方转过身，看着他，半晌说道：

“先生有什么事？”

杜洛瓦笑了起来：

“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我是骑兵六营的乔治·杜洛瓦。”

弗雷斯蒂埃向他伸出两手：

“嗨！是你呀！过得好吗？”

“很好，你呢？”

“我可不太好。回巴黎那年，我在布吉瓦尔得了气管炎，4年来一直未能治愈。现在一年之中总有半年咳嗽不止。”

“是吗？不过你看上去还可以。”

弗雷斯蒂埃于是向他谈起自己的病情，谈起他现在已经有了妻室，又当了记者，而且有些名堂了。

“我现在负责《法兰西生活报》的政治栏目，并为《救国报》采写有关参议院的新闻；偶尔还要给《行星报》的文学专栏撰稿。我已经混出个样子来了。”

杜洛瓦惊异地看着他。在巴黎短短3年，他变得身体发福，老成自信，鬓角也有些发白，可是他今年还不到27岁呢！

弗雷斯蒂埃又问道：

“现在你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只是散散步。”

“那你先陪我去一趟《法兰西生活报》社，看完几篇稿子我们就去喝啤酒，怎么样？”

“好吧。”

于是他们带着老友重逢的那种喜悦大踏步地走着。

“你现在在巴黎做什么？”弗雷斯蒂埃问。

杜洛瓦耸了耸肩：

“不瞒你说，我现在已食不裹腹。6个月前，我在北方铁路局找了份工作，年薪1500法郎，仅此而已。”

“天哪，这点钱够干什么？”

“是呀，可是我在这里举目无亲，找不到门路。”

弗雷斯蒂埃向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肯定地说：

“老兄，这里一切全凭自己去闯。只要脑子灵活一点，怎么也比你现在强啊！”

“可我到处碰壁。不过最近有人推荐我去佩勒兰驯马场做骑术教官，每年的收入至少3000法郎。”

弗雷斯蒂埃突然停下脚步，“这个工作你可不能干。”

随后又问他：

“中学毕业会考你通过了吗？”

“没有，我考了两次都没通过。”

“没关系。要是有人同你谈起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杰出演说家）或蒂贝尔（古罗马皇帝），你能说上几句吗？”

“这还是可以的。”

“要让人以为你知识渊博，关键在于别让人当场识破你的无知。要是碰上难题就设法绕开。而对别人却要借助字典旁证博引，把他难住，别以为你不如人家”

他慢条斯理地谈着，忽然咳嗽起来，只好停下脚步，等平静之后他有些沮丧地说道：

“我这病总也不好，现在天热，今年冬天我可要到芒通去好好治一治。别的事暂时搁下，身体要紧。”

这时他们已走到齐瓦索尼埃大街的一扇大玻璃门前，玻璃门背面贴着一份打开的报纸。有3个人正站在那里阅读。

玻璃门上方是由煤气火焰排成的几个大字——《法兰西生活报》，十分醒目。行人一走进它，整个身体变得清晰起来，随后又回到黑暗中。

弗雷斯蒂埃推开门，向杜洛瓦说了声“请进”。杜洛瓦进去后，登上一个建造讲究却极其脏乱的楼梯，接着走进一个大厅，两个服务生向弗雷斯蒂埃问候了一句。最后，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停了下来。屋内摆设陈旧，到处铺满灰尘，褪了色的绿色仿天鹅绒帷幔污迹斑

斑，而且有很多小窟窿，像被老鼠咬过似的。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弗雷斯蒂埃说。

这个房间有3扇门与外边相通，弗雷斯蒂埃从其中一扇门走了出去。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怪味——编辑部所特有的气味。杜洛瓦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心中未免有点胆怯，但更多的是惊异。不时有人带着小跑从他身边走过。他们从一扇门进来，在他还未看清他们的面孔之前便已从另一扇门口消失了。

在这些穿梭的人中，有身影匆匆的年轻人，手上拿着的纸随着小跑的节奏颤动着；有身着工装的排字工人，雪白的衬衣外长外套墨迹斑斑，下身是呢子裤，很像上流社会的打扮。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手里的印好的纸条儿和刚刚印好的发湿的校样，此外，还进来一位个子不高但穿着入时的男人，外套和裤腿儿紧紧地绑在身上，双脚塞在过于尖的浅帮漆皮鞋里，那是负责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赶回来提供当晚的消息。

另外，又来了好些人。他们神态庄重，头上戴着高筒宽边礼帽，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这时，弗雷斯蒂埃挽着一位瘦高个儿走了进来，那人三四十岁，身穿黑礼服，打着白色的领结，呈棕红色

的头发，两撇卷曲的胡髭高高翘起，甚是傲慢。

只听弗雷斯蒂埃向他说道：

“再见，先生。”

那人握着他的手，说道：

“再见，亲爱的。”接着便胳膊挂着手杖，吹着口哨下楼去了。

杜洛瓦于是问道：

“那人是谁？”

“他就是雅克·里瓦尔，名记者、决斗专家，他刚刚看完自己的校样。他和加兰、蒙泰尔被誉为现今巴黎的3个最为出色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妙趣横生，富有时代感。他每周撰写两篇专稿，一年所得为3万法郎。”

说着，他们二人开始向外走去。这时，从楼下上来一位又矮又胖的先生，气喘吁吁的，衣衫不整，留着长发。

弗雷斯蒂埃低声向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说道：

“他叫诺贝尔·德·瓦伦，是个诗人，长诗《死亡的太阳》的作者。他也是一个一字千金的家伙。不过200行的稿子报馆便要付给他300法郎。我们还是快到‘那不勒斯咖啡馆’去喝一杯吧，我已经渴得受不了了。”

在咖啡馆刚坐下，弗雷斯蒂埃便向服务生喊道：

“来两杯啤酒。”

啤酒一上来，他就把自己的那杯一饮而尽。杜洛瓦则在那里小口喝着，好像在品尝玉液琼浆。

弗雷斯蒂埃一言不发，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忽然，他问道：

“你为什么不试试当个记者呢？”

杜洛瓦愣了半天，说道：

“可是……我什么都没写过。”

“这有什么？万事总有个开头嘛。我可以聘请你作助手，替我去作些访问，搜集点资料。你每月可以拿到250法郎薪水，车费由报馆报销。你如果愿意，我就去找经理谈谈。”

“那太好了。”

“这样吧，你明晚到我家来吃顿便饭。有五六个客人，我的老板瓦尔特先生和他太太，你刚才见到的雅克·里瓦尔，诺贝尔·德·瓦伦，还有我妻子的一位女友，怎么样？”

杜洛瓦有些不知所措，迟疑了半天，说道：

“这让我怎么说呢？……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弗雷斯蒂埃感到很意外，他说：

“是吗？这可不是小事，你知道吗？就算你在巴黎